

近代中国，风云变幻；近代中医，异彩纷呈。
岁月积淀，耐人寻味；名医方案，垂范后学。

近代名医医著丛书

伤寒论考评

王聘贤
丁丽仙 遗著
周洪进 整理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近代名医医著丛书

伤寒论

考
评

王聘贤
丁丽仙
周洪进
整理
遗著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伤寒论考评 / 王聘贤遗著；丁丽仙，周洪进整理。—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8.5

(近代名医医著丛书)

ISBN 978-7-5132-4583-8

I . ①伤… II . ①王… ②丁… ③周… III . ①《伤寒论》—研究 IV . ① R22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5152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64405750

山东百润本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7 字数 157 千字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2-4583-8

定价 39.00 元

网址 www.cptcm.com

社长热线 010-64405720

购书热线 010-89535836

维权打假 010-64405753

微信服务号 zgzyycbs

微商城网址 <https://kdt.im/LIdUGr>

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cptcm>

天猫旗舰店网址 <https://zgzyycbs.tmall.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联系 (010-64405510)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近代名医医著丛书

编委会

主编 连建伟

副主编 丁丽仙 叶新苗 沈钦荣

编 委 (以姓氏拼音为序)

段玉新 谷 峰 黄雪莲 连暉暉

楼航芳 王静波 叶肖琳 张卓文

王聘賢

作者介绍

王聘賢（1895—1965），号國士，贵州省興義縣人，自幼隨曾祖父到貴陽定居，少時就讀於貴陽南明中學，1917~1923年留學於日本。早先在日本明治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畢業後入九洲醫科大學學習西醫。在學習期間，因患胃腸潰瘍，經日本著名醫院診治年余，輾轉專科醫院10余所，毫無寸效，竟成痼疾，以至“日不能食，夜不能寐，頭髮落盡，夏則裹裘”。後經日本著名漢醫學家木村氏治療，並托友人請國內著名醫家何廉臣在滬造丸藥寄服病愈。遂一改初衷，專攻中醫，在日本師事木村氏，歷時4年。先生在日本期間曾與魯迅、王若飛、郭沫若交往，獲知許多救國救民的道理，目睹祖國醫學日漸衰落，更堅定了他立志學習中醫，從醫救國的決心。1923年先生回國即拜名醫張錫純為師，繼而拜張山雷、何廉臣、丁甘仁、曹炳章等20多位國內名醫為師，得到親傳，學業大進。同時先生還與沈陽西學中的閻德潤和廣東西學中的張公讓都有交往，並輾轉於湘、



鄂、川、桂等地实地鉴识药物。1930年先生回筑悬壶，因师出名门，学有根基，博闻强识，疗效奇特，悬壶伊始即负盛名，被誉为“黔中医怪”“黔中四大名医之首”。

聘贤先生业医40余年，中医学研究兴趣广泛，对中医内、妇、儿、男科、中医学、古籍等都有深入研究，尤其擅长于妇科。著有《中医妇科临症歌诀》《妇科实用录》《伤寒论考评》《衷中参西录医方部分注释的整理》《鲟溪医论研究》《舌诊研究》《神农本草经研究录》《医药杂话》《贵州民间药物》等多部书稿。其中《中医妇科临症歌诀》《伤寒论考评》《鲟溪医论选研究》《衷中参西录医方部分注释的整理》《贵州民间药物》已出版，有的书稿未及整理而惜乎逝世。先生收藏和研读的古籍医著上万册，他潜心钻研，旁征博引，融会贯通，凡读过的都加上批注，不下十万言，精辟独到，对后人研读这些医著具有很高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是一份难得的学术遗产。先生病重期间，时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前来探望时，他将国宝级珍稀古籍，也是中国现存彩绘药图最多、内容独特的明代万历年间宫廷大型彩绘稀世本草图谱《补遗雷公炮制便览》赠送给国家博物馆（孤本），现收藏于中国中医科学院，为“镇院之宝”。先生生前还主动将上万册古医籍献给贵州省中医研究所，现收藏于贵阳中医学院图书馆。

值得提及的是，在中医处于历史的低谷时期，先生

前瞻性地将妇科名方“妇科再造丸”产业化，大半个世纪以来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属睿智。

1934~1938年聘贤先生任贵州省中医考试委员会委员，1942~1947年任贵阳市中医师公会常务监事、考试院西南区专门技术人员考试襄试委员、贵州省中医鉴定委员会委员等职。在王聘贤、袁家玑等中医仁人志士的努力下，1931年9月贵阳中医师公会成立，1936年1月，贵州省唯一的公立中医机构——贵州省立国医馆成立。作为集医、教、研于一体的贵州中医药教育机构的雏形，贵州省立国医馆的诞生是贵州中医药教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为以后贵州中医药教育提供了很好的模式。先生任国医馆筹备委员，医学股主任，为贵州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为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功不可没。

新中国成立后，聘贤先生作为贵州省名中医，历任省卫生厅副厅长，省中医研究所所长，省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省、市政协委员。任职期间，先生为贵州省中医医院、中医研究机构及中医教育机构的创建和完善，为培养中医后继人才、搞好中西医结合、发展中医药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聘贤先生学术严谨，考证古籍，博采百家。他悉心研究中医四大经典，曰：“不学岐黄之术，不读仲景之书而治学，犹如无根之萍，无本之木。”对古医籍的整理，先生总结出至今仍卓有见地的主张：“第一，不笃古尊经，

法古不前；第二，不崇玄说；第三，不重新加入新说，只作整理百家的功夫，重视考证，取其实用之精华，去其空谈之糟粕。”先生还主张：“研究中医学，必须从纵的研究下来，再横的博采百家。”他对近代诸家著作，无不广泛阅读，可谓“青衿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达到“集众长以为长，是以独擅众长”之境地。

聘贤先生强调继承整理，赞同中西汇通。他早年留学日本，受日本汉方医学影响甚深，回国后又师事张锡纯、张山雷、何廉臣等名家，在学术思想上受这些医家的影响颇深，赞成他们中西汇通的主张。他说：“学术文化，有融洽共同之趋势，两种医学何不能融会贯通。”先生明确提出：“欲研究斯学者，一需守正而不探奇，二当崇实而不贵虚，三务明古而通今，四必述评而可创说。以东西方诸书比较研究，考其得失，结合两者之所长。”他倡导以临床为基础，以疗效为标志，探索规律，总结经验，“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是发展中医学的重要途径。强调中西医团结合作，相互尊重，取长补短，逐步创立东方新医学派，更好地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为此，先生在医疗实践中，为融贯中西、探索路径做了大量工作，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聘贤先生学有渊流，治法有宗，遣方用药，独具匠心，为民疗疾，医德高尚。不论贫穷贵富，不计较酬之厚薄，对寡妇孤儿，常免收诊金，资助药费。凡遇疑难杂症，从不马虎，更不自欺欺人，总是认真研究才处方

开药。先生曾说：“医术之优劣，在实地经验，不在弋获虚名，医生之天职，是保社会之健康，不是谋一人之私利。”他著有《医药杂话》，是针对医家、病人、药学工作者及患者家属，提出医德医风的议论和忠告，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体现出先生高尚的医德。

聘贤先生学识渊博，名噪一方，但并不自高身价，反犹恐不足、惠及无多，年逾古稀，身处危境，仍手不释卷。先生的信念是：“学问可以达到一定的造诣，但永远没有止境。医之为道，既可偏执一端，亦不当轻讥同业。学力心机，相资并用，庶多一经验，而后少一谬误。”这种学而不倦的精神是他一生行医的崇高境界，实可钦佩。

聘贤先生注重拜名家为师，与名家交往。先生与中医名家的交往要首推医学巨匠张锡纯。他从日本留学归来第一个就拜张锡纯为师，对张锡纯、张山雷、何廉臣等所著各书，每每遵用，无不神效，评为“亘古以来，未有之善本也”。先生称恩师张锡纯（寿甫）为医界巨子，对其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深为赞赏。当获悉恩师谢世的消息时，先生悲痛欲绝，饱含深情写下挽联悼念，值得我们中医人共享与深思。挽联如下：

平生融贯中西，精研太素，万里外，鸿泥历变，生活良多。瀛海者灵光，伫看桃李门高，无愧同宗称仲景。

往日追随左右，得饮上池，十年来，雁信常通，疑难顿解，广陵遗绝调，从北蓬莱路阴，空教哭寝忆成连。

先生一生勤勉，达到博学之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医学科学评议组原成员、上海中医学院金寿山教授曾在《名老中医之路：路是人走出来的》一文中说：“我生平接触过两位良师益友，一位是贵阳的王聘贤先生，一位是上海程门雪先生。这两位前辈，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博学。”这是对先生毫无夸张的精准评价。先生晚年曾说：“医学知识浩瀚无穷，非博不足以广见，非约不能提纲挈领，非精不能灵活运用。”这是他高度总结之治学精髓，更是对后学之谆谆教诲。

先父丁启后教授1960年从南京中医学院（现南京中医药大学）高级师资研究班学成归来，曾师承聘贤先生多年，得其真传，受益匪浅。

聘贤先生是对中医药发展有贡献的人。我们应该宣传他，记住他，让我们的后学者知道：在近代中医药发展史上及中医妇科发展史还有这样一位中医大家，一代名医。

前言

《伤寒论》由东汉时期著名医学家、医圣张仲景所著，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也是中医药剂学、方剂学、护理学等多学科发展的基础。其中记载了大量有效方剂，受到中国历代医家的尊崇，至今仍广泛应用于临床，被誉为“众法之宗，群方之祖，医门之圣书”，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张仲景更是被称为“经方大师与方祖”。

29年前先父丁启后教授率笔者与周洪进对中医大家、其恩师王聘贤先生的遗著《伤寒论考评》进行整理，由贵州省原卫生厅（现卫生计生委）中医处及原贵阳医学院（现贵阳中医药大学）内部印刷。当时因经费极困难，印发册数甚少，未达到聘贤先生苦读经典、潜心研究《伤寒论》、几乎耗尽其毕生精力将所著《伤寒论考评》以飨同道的初衷，于是我萌发了整理正式出版聘贤先生《伤寒论考评》一书的念头，以期让名家的学术遗愿和学术遗产得以彰显，予后学者以启迪。

先父丁启后教授在《伤寒论考评》的前言里这样写道：恩师聘贤先生业医四十余年，治学严谨，对中医古

籍，无不潜心研究。先生反复强调，皓首穷经，世代相沿，抱残守缺，白白浪费不少为医者的精力，是不可取的。对《伤寒论》一书，先生更是不遗余力，苦心探索。他反复攻读，博览群书，参阅了有关医籍 211 种，为了研读各家注述，不畏艰辛，四处求寻，走遍大江南北，最后终于在张锡纯、张山雷、何廉臣等名师的引导下，通读了五百多家注本，广采数百家注释精萃，细加研勘，以逐篇逐条、逐句逐字地考其伪讹，评其价值，提出个人见解，完成了《伤寒论考评》的撰写。其书畅所欲言，直截了当，溯本探微，错综有条，或正或讹，或疑或缺，皆条理明晰，旨义畅达，实无顺文敷衍之弊，更阙守陋袭谬之说，堪称嘉惠后学之作。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聘贤先生已仙逝六十余载，其《伤寒论考评》的正式出版，仍能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一位中医学者对中医药文化无限热爱的执着之心，让我们真切感知到一位中医学者敢于革新、勇于实践、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

为有利于对《伤寒论考评》一书的阅读研究和加深理解，附篇里增加了原贵阳中医学院（现贵阳中医药大学）基础部医史文献教研室黄鸿飞讲师 2009 年 4 月发表于《江西中医学院学报》的文章《王聘贤〈伤寒论考评〉简析》。还收集了《〈医药杂话〉试释》，是贵州省原中医研究所中医师徐元朝、吴学斗整理的聘贤先生遗稿《医

药杂话》(1991~1992年分期发表在《贵阳中医学院学报》)。

此书的出版，可以圆聘贤先生“矢志岐黄，至诚伤寒，大医精诚，笃于后学”之梦。若果真上天有灵，聘贤先生定会含笑而曰：“此举善哉！善哉！”

丁丽仙

2018年春于筑城贵阳

目录

自序	1
总说	5
各篇考评	23
仲景自序考评	23
辨脉法第一考评	26
平脉法第二考评	33
伤寒例第三考评	43
辨痓湿喝脉证第四考评	50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法（上）第五考评	53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第六考评	68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法（下）第七考评	97
辨阳明病脉证并治法第八考评	111
辨少阳病脉证并治法第九考评	130
辨太阴病脉证并治法第十考评	132
辨少阴病脉证并治法第十一考评	134
辨厥阴病脉证并治法第十二考评	143
辨霍乱病脉证并治法第十三考评	152
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法第十四考评	154
辨可不可诸篇考评	157

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法第十五	157
辨可发汗病脉证并治法第十六	158
辨发汗后病脉证并治法第十七	158
辨不可吐第十八	158
辨可吐第十九	159
辨不可下病脉证并治法第二十	159
辨可下病脉证并治法第二十一	161
辨发汗吐下后病脉证并治法第二十二	162
方	163
主要参考书目	168
附：王聘贤《伤寒论考评》简析	177
《医药杂话》试释	185

自序

《伤寒论》为东汉三国时张机仲景所撰，乃汤液之鼻祖。以前学中医的人，开始就要学《内经》《难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这几种书籍，奉为经典著作，为医门的金科玉律，只要有怀疑或说其中的不是，那就是离经叛道。这种偶像崇拜的思想，弄成了医界捧经的恶习，限制了中医的发展。世界上后起的各国医学，以短的时间，日愈突飞猛进，而中医学仍旧停留在一个阶段，这就是长期受封建制度的影响，所以注释这些经典著作的人，仍像四书五经一样，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笺不破疏。而狡狯之徒，深知医林不敢离经叛道的心理，欲将自己的学说流传千古，必须用偷天换日的手段，删改古书，羼入其中，或假托名医所著，或伪称仙传，或托得之坟墓，以便后人深信不疑，以致流传的医籍玉石揉杂，真伪难分，徒耗学者的脑力、时光，费力多而成功少，如此敷衍了几千年。历代以来，中医尽管派别复杂，学说分歧，但是对于维持道统、尊崇先圣的宗旨，大致是相同的。有些学者疑古，欲想革命、前进的，受了环境的限制，亦渐渐淹没而不彰。明时袁体庵反对以温热药治温病，驳斥薛张派温补之非，而其名不著于中医界。王清任怀疑古人脏腑学说，恐有错误，亲自观察尸体，遭到陆九芝等的责斥。所以经典著作，在这复古尊经的思想中，随封建社会延续至今。至于这些经典著作



的真伪，和其中那些无价值的内容，不敢批判取舍，陈陈相因，总叫后学皓首穷经就是了。这些书都系古文，难于理解，虽有几十几家的注释，但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学医的人，皓首穷经，白耗若干脑力和时光，结果多致望洋兴叹。

沈芊绿说：“读《伤寒论》家自为说，不胜驳杂，欲学者如是以业，恐白首不知所据。”吴鞠通说：“仲祖《伤寒论》诚为金科玉律，奈注解甚难。盖代远年淹，中间无不脱简，又为后人妄增，断不能起仲景于九泉而问之，何条在先，何条在后，何处尚有若干文字，何处系后人伪增，惟有阙疑阙殆，择其可信者而从之，不可信者而考之，已尔。”有些人因为注释《伤寒论》的有五百余家，学说分歧，莫衷一是，主张如果要研究《伤寒论》，与其费时日去读那王、李、张、赵的注释，不如研究白文，以自己的钻研玩味，反可获得多少成就，方不至为古人所囿，而又易于找它真正价值的所在，但是这非以元圣的天才，谈何容易。丹波元简说：“或谓《伤寒论》只当于原文中，字栉句比，参证互明，以求其归趣，别开心眼，后世注家迂腐之谈，无益方术，一概抹煞可矣。是盖性高明者直如此也，如余则谓金元而降，解释此书者亡虑数十百家，深讨搜穷，各竭其心，其间虽意见各出，得失互存，均之非无追溯仲景渊源者焉。呜呼，余知识不能逮今人，安能望于前贤矧竭一人之心力智巧？乃孰与假数百年间，数十贤之所竭心力智巧而以为吾也。”丹波所说，不无见地。《伤寒论》被中医界奉为经典著作之一，一千多年来，因为中医系私家研究之学，封建统治者从来未加整理总结而将矛盾的学说统一，以致学医的人，遇到这些纷纭的学说，询问医林前辈，许多前辈也莫名其妙，只说古人是这样说，若要问其底蕴，只有起古